



佛經語言學

從語言看佛經

【香光印象】山中友

就是那麼一大片的藍天。青山。總是吸引著我不禁佇足一凝望。山。由四面將香光寺團圍住。遙望前山。有時看見它似乎穿著墨綠色的衣裳層層地匍匐起來。有時却又見它換了一襲藍衣疊疊地退後開去。好似和我玩著捉迷藏的遊戲。尤其若得到雲兒的相助。山更是會樂得只露出半邊臉。老讓我看不清楚它真正的模樣。

而雲兒不像我只能遠遠地和山玩耍。它總喜歡在山前山後。山頭山腳。上上下下到處竄來竄去。待得陽光照將下來。它就用自己毛茸茸的身軀。在山的這邊臉上。那邊印下一團團黑印子。弄得山的臉色也跟著綠一陣黑一陣的。不知要做幾幾號表情。它才會罷干休。雲兒就是這樣愛調皮搗蛋。任誰也管不住它。

當雲兒心情好時。它喜歡表演著各種姿勢。輕盈地在山的面前飄來盪去。而山也會以它不變的姿勢回應。那管它白雲蒼狗。

寒來暑往。當雲兒心情煩躁時。它便會化身成雨。以萬馬奔騰的聲勢。颯颯奔嘯過竹林。龍眼。荔枝。芒果墳柳

相見植村林。而山總會在一陣昏天暗地後。再以鮮綠衣袍重現英姿。這就是我

的三位山中好友——
山與雲。



(圖文：釋自願)

香光莊雜誌社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發行人兼總編輯：釋悟因

執行編輯：釋見澈 釋見介

美術設計：唐亞陽

單元標誌設計：釋自願

社址：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49~1號

49-1, Hsiychao, Nei-pu, Chu-chi,

Chia-1, 60406, Taiwan, R.O.C

電話：(05)2542134轉803 傳真：(05)2542977

郵政劃撥：03308694——香光寺

網址：<http://140.123.254.1/~luminary>

本刊流通處

香光寺／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49~1號

電話：(05)2541267 傳真：(05)2542977

紫竹林精舍／鳳山市漢鹽街60號

電話：(07)7133891~3 傳真：(07)7254950

安慧學苑／嘉義市文化路820號

電話：(05)2325165 傳真：(05)2326085

定慧學苑／苗栗市福星街74巷3號

電話：(037)272477 傳真：(037)272621

印儒學苑／台北市羅斯福路2段100號4樓

電話：(02)23641213 傳真：(02)23641993

雙慧學苑／台中市西區大墩十街50號

電話：(04)3192007 傳真：(04)3192008

製版印刷：台欣彩色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4548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0343號登記為雜誌交寄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讀者若有收到重複一份以上或需變更地址、

請來信各流通處，註明電腦編號、

姓名、地址、電話，以便修改。

◎轉載文圖請先徵求同意。



·朵開花的蓮華，表達香與光的意象。

·有兩層意義：

一、華開蓮現，象徵佛性的開顯；

二、香光莊嚴，象徵靈光顯耀無所不照。

香與光的結合象徵著香光尼伽團

弘願、力行、和合的理念。

期望有志者一起同行，教育自己，覺悟他人，

共同活出「香光莊嚴」的生命。

ISSN 1027-5126

目次

2 佛經會說話——編輯組

6 認識佛經的一條新途徑——竺家寧

14 從「長時間」到「大災難」——梁麗玲

30 當很多個「我」出現的時候——洪藝芳

46 包羅萬象的「枚」字世界——周美慧

58 〔薄伽教藏〕

74 攝受正法是攝受如來藏(上)——謝大寧

90 〔佛教社會踏查〕
上座部佛教——人類學上的一個問題(二)——麥爾福·史拜羅

108 〔談戒說律〕

126 維持僧伽身分的要件(十二)——釋悟因

130 是誰為教忍氣吞聲?——釋自輪

142 〔成人教育〕
退休老人生涯規劃初探(下)——朱芬郁

146 〔菩提道上〕

151 還鄉——釋自昶

146 身心的實驗——釋白敦

151 我也是「阿育王」——王嘉祿

154 〔雲水天涯〕

174 倏忽千年話敦煌——釋悟因

166 〔心田四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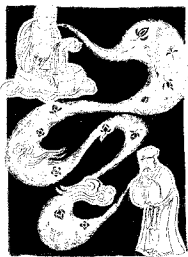
73 日日是好日·45 放下自己，提起眾生

29 活得深刻比活得光彩重要

174 〔教史尋蹤——印度篇〕

166 佛陀的語言政策——釋自範

174 教訊採摭



〔封面繪圖：釋見靈〕

〔封面設計：唐亞陽〕

〔封面故事〕

佛經傳入中國後，帶給中國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在文學與語言方面。佛經翻譯採用了當時的俗語，使得佛法更接近群眾；而佛經豐富的辭彙，也注入了中國人的生活，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在生活中，

我們用了佛經辭彙而不自知；

在讀佛經時，

又常不自覺以現代語法詮釋佛經。

我們可以不知生活中的佛經辭彙，

讀經時卻不能不知佛經辭彙的真義，

因為對佛經的一知半解，

可能使我們拉大與真理的距離。

透過「佛經語言學」的研究，

我們追溯——

佛經在中國數千年流動的痕跡，

還原許多佛經辭彙的面貌，

重建起對佛經正確的認識。

歷史

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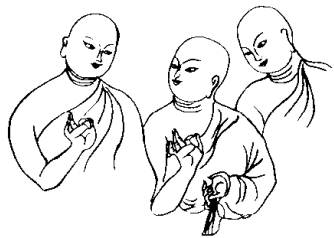
教育

律制

社會

教理

專輯



從語言看佛經

當你翻開佛經時，
你聽懂佛經在說什麼話嗎？
除義理名相的艱澀之外，
語言障礙也是佛經難懂的原因。
讓我們從認識佛經語言開始，
正確地了解佛經，
無礙地與佛經溝通！

台灣香光寺贈

二〇〇一年五月申



【編輯手札】

佛經會說話

編輯組

印度奧修大師在《禪宗十牛圖》中說：「連廣大的天空都沒有像人那麼廣大，因為或許天空有盡頭，但是人的探詢是無盡頭的，它是一個永恆的求道旅程，無始無終。」不僅求道的旅程無始無終，亙古以來，求道的方法更是難以計數。

對任何一個宗教來說，經典的本身雖不等於真理，但無疑地，它是指引求道者見到真理的指標，經典中所記載的教理與實踐法門，是求道者不可不鑽研的。所以，正確地理解經典是非常重要的且基本的一件事。

然而，以佛教來說，談到研讀佛經，一般人的印象往往是「佛經難懂」，那艱深的道理與陌生的名詞，往往令人望而怯步，佛經的形象似乎怎麼也親切不起來……，其實佛經會說話，只是我們不懂它的語言罷了。既然溝通有障礙，如何談得上真正體解它所表達的思想，進而成為它的知音呢？

我們之所以與佛經產生隔闕，是因為我們研讀佛經時，通常只著重在法義與哲學的探討，對於佛經中的語法、辭彙等語言的層面，往往不加留意；或者是以現代的理

解習慣去解讀佛經，而忽略了佛經語言變遷的問題。事實上，從東漢以後許多被翻譯出來的佛典，乃至唐宋以降所出現的禪宗語錄，這些佛經翻譯或著作時用的都是當時的群眾用語，這些語言又隨著時代不斷變遷，而產生了很大的差異。例如有些辭彙今天習用，但在佛經中的意思卻完全相反，若我們讀佛經時，忽視語言學的部分，不僅可能誤解經義，甚至違背佛陀的本意。因此所謂的「佛經難懂」，除了義理名相的艱澀之外，語言的障礙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

本期專輯「從語言看佛經」便嘗試從語言學的角度探索佛經，邀請致力於「佛經語言學」研究的中正大學竺家寧教授，帶領其學生們為讀者介紹佛經語言學的定義、範圍、內容及研究方法、研究現況，同時也介紹幾個佛經中常見辭彙的詞義發展情形，提供讀者一條認識佛經的新途徑。

漢譯佛經中蘊藏有豐富的佛教文獻資料，是佛教重要且龐大的遺產，其中不僅有佛陀的教示，更有歷代高僧大德為使佛教在中國紮根所投注的血汗，他們在翻譯乃至後來自撰的過程中，在不同的時代採用了不同的俗語辭彙，於是幾千年來那些各時代的俗語辭彙便在佛經的各個角落，對著每位閱讀者說話，串連起我們對佛經的認知。

當你翻開佛經時，你聽懂佛經在說什麼話嗎？讓我們從認識佛經語言開始，正確地了解佛經，無礙地與佛經溝通！

【專輯】

佛經語言學

從語言看佛經

「佛經語言學」指引我們

一條認識佛經的新途徑，

將我們的眼光拉寬，

看到更深廣、更細微的地方，

注意到佛經不同層面的景致。

以下有幾處風景：

之一：「劫」字

現代用語指「劫難」、「劫運」，

在佛經中卻用來表示極長的時間，

此字原是指「威脅」、「強迫」，

那麼「長時間」與「災難」二種詞義，

是如何發展出來的？



之二：「我」的複數
現代用語在「我」後面加「們」形容己方，
佛經則在「我」後面加
「曹」、「輩」、「屬」、「等」字，
也有在「吾」後面加「等」字，
「我」和「吾」一樣嗎？

之三：「枚」字
現代用語中表示量詞，與「個」接近，
佛經中不僅用來計算各種器物、植物、動物，
甚至也將它用來指「人」，
如形容村夫、賊漢、白拈賊，
可謂包羅萬象、變化萬千。

你找到了這條認識佛經的新途徑嗎？
你看到裡面暗香浮動的花影，
聽到潺潺水聲、婉轉鳥鳴嗎？
你不妨以新的心情到其中行腳一番！

認識佛經的一條新途徑

談談「佛經語言學」

竺家寧

語言對於人類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是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的主要標誌。

所謂「佛經語言學」，就是弄清楚古代佛經裡面所說的話，

這樣不但能幫助讀者克服讀經時的語言障礙，更可以作為探索古代漢語的重要憑藉。

什麼是「佛經語言學」？

一般人聽到「佛經語言學」這個名稱一定會感到陌生。因為過去我們一聽到佛經，腦子裡總是泛起一股莊嚴的宗教意識。似乎在一般人的感覺裡這是佛教徒的事，與塵世之人無關。要不然就是搖搖頭說：「喔啊！佛經哪，艱深難讀唷！」這就是一般人心目中的佛經。但在學者的眼中，佛經是義理的、是哲學的，而把佛經視為佛學。因此，拿起佛經，覺得第一件要事就



是窮究探討其中的思想與微言大義。

民國初年，梁啟超寫了一部《佛學研究十八篇》，其中有〈翻譯文學與佛典〉一章，特別強調「我國近代之純文學，若小說，若歌曲，皆與佛典之翻譯文學有密切關係。」並論及馬鳴所造的《佛本行讚》，實是一首達三萬餘言的長歌，雖然不用韻，然而讀起來，卻覺得與《孔雀東南飛》等古樂府相彷彿。而其《大乘莊嚴論》則幾乎是一部《儒林外史》式的小說。能令讀者「肉飛神動」。我國自《搜神記》以下同類的小說，與《大莊嚴經論》一類的佛書因緣很深。至於《水滸傳》、《紅樓夢》，其結體運筆，則受《華嚴經》、《涅槃經》的影響也極深。宋、元、明以來，雜劇、傳奇、彈詞等長篇歌曲，也間接受到《佛本行讚》等書的影響。故梁氏認為近代文學與大乘經典，實有相當微妙的關係。

梁氏是第一個注意到佛經文學價值的人。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更用了兩章的篇幅來介紹「佛教的翻譯文學」。他認為佛經「給中國文學史開了無窮新意境，創了不少新文體，添了無數新材料」。像《法句經》中的偈語本是眾經的精華，不加雕飾，自成文學。又如《維摩詰經》本是一部小說，富於文學趣味；《妙法蓮華經》可算是世界文學裡最美的寓言。胡適又認為，印度文學裡有一種特別的體裁，散文記敘之後，往往用節奏文體重說一遍，這部分叫做「偈」。中國彈詞文學裡的說白與唱文夾雜並用，便是受佛經的影響。

中國的傳統文學，是很少富於想像力的，像印度人那樣上天下地毫無拘束的幻想能力，使

中國神仙文學從簡單拘謹的《列仙傳》、《神仙傳》發展到《西遊記》、《封神榜》，都是印度文學透過佛經所帶來的巨大影響。此外，佛教的傳教運用了轉讀、梵唄與唱導，這是佛經文學傳到民間去的途徑。古代和尚念經，講究聲韻技巧，小孩唸書，秀才讀八股文章，都哼出調子來，這都是受到佛經的影響。

自梁啟超、胡適以後，人們除了宗教的佛經、哲學的佛經之外，開始注意佛經文學的一面。然而，文學和語言是一體兩面的。既然注意到文學的層面，自然也會逐漸注意到語言的層面。事實上，當梁啟超強調文學價值的同時，他也專有一節談及語法及文體的變化。他發現佛經一概不用「之乎者也」；也不用駢文家的綺詞儷句；倒裝句以及句中夾雜解釋語的情況極多；又多重覆前文語。還有許多帶有長串形容詞的名詞；散文與偈交錯，而偈又無韻。這些分析已經觸及了語言研究的問題。

然而，在語言研究風氣不盛，語言知識不普及的我國，這方面的進一步開展就顯得遲緩許多。事實上，這是佛經研究的重要一環。下面我們來談談「佛經語言學」的定義、範圍與內容。

「佛經語言學」的定義、範圍與內容

語言對於人類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是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的主要標誌。人類利用語言傳



播自己的經驗，累積共同的智慧，它幾乎是整個文化賴以成立的基石。所以，無論是中西方的學者自古都非常重視語言的研究。我國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有了《爾雅》、《說文》、《方言》、《釋名》之類的語言學專著，清代的語言文字之學更是達於鼎盛。只是近百年來，西方的研究成果超越了我國，所謂「現代語言學」指的正是西方的語言學。

我們要真正了解語言，應該由四方面著手：語音、構詞、詞義與句法，這是語言組成的四個主要領域。因此，「佛經語言學」的研究可以劃分為這四個部分。所謂「佛經語言學」，也就是弄清楚古代佛經裡面所說的話，包括東漢以後所有翻譯為中文的佛教經典，也包括唐、宋、元、明各代本國和尚所撰寫的禪宗語錄。「佛經語言學」就是要把裡面的語言現象弄得清清楚楚，這樣不但能幫助讀者克服讀經時的語言障礙，更可以作為探索古代漢語的重要憑藉。

「佛經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就是要觀察我們的語言是如何產生變化，變化的規律又如何？因為佛經保留了大量當時的語言記錄。古代的譯經者為了更有效地傳播佛法，總是運用社會大眾的口語來進行佛經的翻譯。所用的詞彙，在當時都是耳熟能詳的群眾用語，絕不是象牙塔裡少數學者孤芳自賞的語言。唯有這樣，佛法才能深入民間，和民眾沒有隔閡。

但也正是這個緣故，今天我們讀佛經感到困難重重。因為社會的語言最容易產生變遷，不斷的演變是語言的常態。一般人說佛經難讀，他們總有一個誤解，以為是其中的道理過於艱深，不是一般人能夠了解的。其實，我們想想，佛陀是最平易近人的，他最鼓勵僧人們入世傳法，

他要解決的是人們最普遍、最基本的情慾與離苦的問題，他絕不會拿一些眾人不能接受的高深哲學來讓眾人產生距離感。佛經正是佛陀想要傳播的教訓，它必須是平易近人的，譯寫成中文的佛經也當遵守這個原則。

梁啟超曾指出，佛經數千卷，其中的道理可以用兩個字包含，那就是「無我」。那麼佛經難懂的癥結在那裡呢？其實是語言。因為那是古代的白話文。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今天若要真正讀懂佛經，首先就必須克服語言的障礙，必須從「佛經語言學」著手。

爲什麼要研究「佛經語言學」？

〔了解佛經語言的面貌〕

由以上的介紹，我們可以知道，研究「佛經語言學」的知識至少有兩個目標：

第一、是要通讀佛經，了解佛經語言的面貌，不僅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

第二、在於了解自己語言的變遷歷史。知道語音、詞彙、意義、句法如何改變，進而把語言的奧秘揭發出來。

古代的出家人，把「佛經語言學」的鑽研，視為日常生活中一門重要的功課。宋代鄭樵《七



音略》序提到：釋氏以參禪為大悟，通音為小悟。所謂「通音」，就是語言、音韻的研究，可以說一部中國聲韻學幾乎與佛門脫不了關係，同時也說明了古代僧人對「佛經語言學」的重視。近世佛教界對「佛經語言學」的生疏，雖然與大環境有關，但是只要我們有決心，繼承過去的優良傳統，重振「佛經語言學」的研究，應是出家人以及語言學者責無旁貸的工作。

〔中文佛經是全世界最龐大的佛典資料〕

談到「佛經語言學」，一般人總有個觀念，以為就是指梵文、巴利文的研究。這個觀念未必正確。其實，全世界最豐富的佛經文獻是由中文寫成的。其中有極多的語言現象至今尚未弄明白，如果連我們自己語言寫成的佛經都還弄不清楚，卻一窩蜂地去弄外語佛經，不是有一點捨本逐末嗎？試想，我們擁有一部又一部的大藏經，從宋代的《開元寶藏》，到今天的《佛光大藏經》、大陸新編的《中華大藏經》，前後曾編過二十部以上的大藏經。這是多麼驚人的大事業啊！這麼豐富的語言資料，竟然把它放在一邊，冷落而不加過問，又多麼可惜啊！

事實上，梵文、巴利文的研究，對本國的語言學無法提供任何實質上的幫助，其目的只是在於原始佛教思想的探索而已。這類工作，熟悉拼音文字的西方學者已經做了很多，我們實在不需要捨己之長，而去一窩蜂地和他們爭著做同一件事。要知道，有一件事是外國人很難深入的，那就是全世界最龐大的佛典資料——中文佛經。全世界只有我們有能力、有義務做好這份

工作。不是嗎？那麼，就讓我們一起來好好關心一下中文的佛經吧！

如何著手研究「佛經語言學」？

前面談到語言的研究分為幾個部分，因此，我們研究「佛經語言學」當然也應該劃分為這四個部分，至於要選擇那一部分，完全決定於自己的興趣。另一方面，還必須要有相關的知識，包括語音學、構詞學、詞義學、句法學等。以個人的經驗來看，研究佛經語言應顧及以下幾點：

第一、要有精密的歷史觀念。佛經翻譯的時間很長，前後將近一千年之久。這一千年間，語言會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東漢的用語和六朝會有差異，這是詞彙變遷的緣故。魏晉的音譯詞和唐代也會有差異，這是語音不同的緣故。因此，精密的斷代十分重要。

第二、要有清晰的辨偽過程。早期佛經，包括東漢到西晉時代，有很多失譯的經典，也就是不知譯者的佛經。到了隋、唐時代，卻都掛上了譯者的名字，顯然有很多是後人附會的。這類情況我們都要一一考察清楚。

第三、要有講求證據的精神。語言學是一種科學，必須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以客觀的態度進行研究。而古代語言是一種曾經存在的事實，我們要重新發現這些事實的真相，便要用求真的態度，大量地羅列材料，窮盡式地探索，據以分析還原其本來的面目，不能有一分主觀猜



測的成分，也要避免用現在自己的語感去下結論。這和文學的賞析很不一樣。

第四、要有充分的語言學知識。有完備的學理作為基礎，才有可能做出正確的研究。例如閱讀有關語言學方面的書籍，選修有關語言學方面的課程等，特別是自己預備要探索的領域，更需精熟。如果準備要一探音譯詞的奧秘，就必須具有語音學的充分知識，懂得音標的使用，了解種種音變的規則。如果準備要一探佛經句法的奧秘，就必須具有句法學的充分知識，懂得句型的基本構造，了解種種造句成分的功能。

第五、對古代漢語要有完善的了解。光具備一般語言學的知識是不夠的，還需要對中國語言的歷史有所了解，尤其是佛經翻譯時代的中古語言。在這一方面，中國古代的語言學家們已經做了很多的研究，也留下了豐碩的成果。包括聲韻學、訓詁學、文字學諸方面，以及無數的古代字典、辭典、各類工具書。這些知識都可以透過閱讀相關書籍而獲得。

竺家寧簡介

- 1 民國三十五年生，國家文學博士。曾任教於淡江大學；並於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進行敦煌佛經之語言研究；現任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教授。
- 2 發表有〈早期佛經中的派生詞研究〉、〈佛教傳入與等韻圖的興起〉等論文，並著有《聲韻學》、《古漢語複聲母研究》、《音韻探索》等書。
- 3 目前正從事西晉及三國佛經詞彙之研究。

「佛經誦語言學」的研究現況

有關「佛經語言學」的研究專書與論文

竺家寧

「佛經語言學」是未來佛學研究及中國語言學研究的新趨勢，實具有相當可觀的發展潛力及開闊的前景，讓我們共同來關心這方面的新訊息和新發展。

研究專書

當前兩岸的研究工作，已發表的著作以及其大略的內容如下。專書方面：

〔《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梁曉虹，杭州大學博士論文，一九九一〕

本文撰寫的主旨，是以漢文佛典中出現的佛教詞語為專門的研究對象，對它作較全面的分